

古代汉语词语考证

杨宝忠 著

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1997 年度河北省教委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

古代汉语词语考证

杨宝忠 著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 任文京

封面设计 赵 谦

责任印制 蔡进建

古代汉语词语考证

杨宝忠 著

※

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保定合作路1号河北大学院内)

邮政编码:071002 电话:501852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1.625

字数:300千字

1997年12月 第1版

1997年12月 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册

ISBN 7-81028-336-7/H·32

定价:18.00元

序

王 宁

杨宝忠的《古代汉语词语考证》即将出版，我有幸先读了书稿，打心眼儿里认为，这是一部写得很成功的考证汇集之书，所以愿意在这里谈谈自己读完书稿的感想。

学古代汉语是不容易的，教古代汉语更难。基于先秦口语而沿袭下来的文言，对现代人来说，语言的隔膜已是很深；文化的隔膜则更难克服。教学者对付起先秦和仿古的文言来，粗疏者不求甚解，似通而实未通；务求者精细体会，问题便随处皆是。一篇文章、一部典籍，读了若干遍，觉得懂了。过了一段再去，又有一些地方含糊起来，感到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，陷入新的困惑。要想把学生教懂，老师是不能含糊其辞的。读了宝忠的这部书稿，我很感动。像他这样对古代汉语书文的意义探求得这样精深的老师，实在是非常难得的。

本书的成功首先在于发掘问题的锐敏。考证的首难在发疑，看不出问题，何来考据！宝忠的书稿搜求的多半是常用词，这些当时使用频度很高，事后的生命力又很旺盛而一直延用至今的词，古今词义的差异往往很难发现，而他非常锐敏。例如《荀子·劝学》“巢非不完”的“完”，王力先生《古代汉语》以“完整”解释，宝忠以为应训“坚固”。“完整”、“坚固”、“完缮”这三个意义，本有一定的联系，但只要把《荀子》这段书细读一遍便可知，这里的“完”必须训作“坚固”才贴切。又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“略不世出”，王力先生

《古代汉语》只释大意，宝忠则十分锐敏地觉察，这是因为没有弄懂“世”和“世出”之义。他以时间名词作状语解读这个词组，文意豁然开朗。像这样的例子，书稿中比比皆是，说明作者的确是个有心人，在古代汉语教学和自己的阅读上，是一丝也不肯马虎的。

发疑之后是索证，无证不可言其是，无证更不可言其非。宝忠的这部书稿在证据的引用上，可以称得上丰与足。拿《荀子·劝学》“致千里”的“致”字来说，王力先生《古代汉语》按一般常规训“使……至”，而宝忠认为“致”不只用作使动，在这里应通“至”，直接当“到达”讲。这种分辨实在是精细之至的，更难得的是，他对“致”和“至”的通用一口气举出6项书证，每证都很贴切。再拿上面说到的“世出”来说，他引出17项证据，前9项为其他时间名词作状语的旁证，后8项则是“世”作状语与“世出”当训“每世出现”的主证。这几个主证用得实在好，使结论难以推翻。又比如《庄子·徐无鬼》“听而斲之”的“听”，宝忠以“听凭”义改训原注的“随心所欲”义，也是十分精细的，更难得的是所引4项书证，每例都很确切，尤其是《论衡》的“听恣”一例，把“听凭”义作成死案，读来感到心中透亮。不能不说，作者是真正伏案读了多年的书，积累比较丰厚，不然，是难以搜求出这些确切的证据的。

有了证据，还必须释理，如果违背了训诂原理，证据再多也会误出结论。这部文稿的又一个特点是考证的品位比较高，每条必求其“通”。作训诂考证，用一星半点的小手段标新立异，随意去否定别人，往往会取了人家的甲证，又应了人家的乙证，东墙刚立，西墙又塌，其实是难以成立的。而宝忠的考证时时注意在“通”字上下功夫。文意通了还不算，必求其词义的客观性；词义通了也不算完，还要从用字上分辨本字与借字，以凿实词义；至于文化内容的阐释，该说的地方，他也是不放过的，这在“盟府”、“籥”、“陵迟”……诸条目中均有体现。要想求“通”，需要对训诂原理作理性的阐释，以便使考证更为自觉。应当说，在这一点上，书稿本是比较

薄弱的。但是，作者靠着自己的较深厚的功底，靠自己古文献阅读良好的修养和十分认真的精神，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这个“通”字，弥补了在语理阐释上的不足。

近年来，考证汇集的书出了不少，针对中学语文课本的有之，针对一般文选的有之，针对一部特定专书或一个历史时期典籍的也有之。这些书在质量上高低优劣有的悬殊很大。应当引导读者择优阅读和采用。我以为选择这种书的标准应当是：发疑锐敏，引证丰、准，释理清晰，结论正确。

我不是说宝忠的这部书稿没有缺点，例如，有些条目的证据阐释还嫌粗略；旁证与主证没有分列；叙述语言文言味重一些，不够流畅。都还有可改进之处。而且，对本书每条考证的结论，我也不是都与作者看法一致。古代文献意义的解释时有难以抉择之处，不免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”。但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，那就是，考证的质量是可以进行客观品评的，品评之后，我觉得宝忠的这部书稿的缺点确是瑕不掩瑜，而从总体和主体看，在现代实属上乘，因而我愿意向读者推荐。

一九九七·四·北师大

序

谢质彬

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,无论是物质文明的建设,还是精神文明的建设,都不能割断历史,都需要继承我国有数千年历史的古代文化遗产。要继承古代文化遗产,就必须阅读古书。

古书流传至今,虽经历代学者的校勘、注释,仍有许多词语不好懂。有些问题可以借助字典辞书来解决,可是有些问题,却是凭现有的字典辞书解决不了的。这里举一个例子:

《庄子·养生主》:“今臣之刀十九年矣,所解数千牛矣,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”这个“硎”字,几乎所有的注本、教材和字典辞书都释为“磨刀石”。这样解释是有问题的,因为与“发”字不好搭配,“新发于磨刀石”讲不通。此句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作“庖丁用刀十九年,而刀如新剖硎”,若解为“新剖磨刀石”,更是讲不通。据我的考证,“硎”是“型”的借字,“发”是“开启”的意思。“刀刃若新发于硎”与“刀如新剖硎”,意思大致相同,都是说刀刃像新打开模子取出来的一样,正如汉高诱《淮南子》注所说:“新剖,始制也。”这样讲的主要根据是,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崔譔本《庄子》“硎”作“形”,云:“新所受形也。”“形”古与“型”通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:“形民之力。”唐孔颖达疏:“铸冶之家,将作器而制其模谓之‘形’。”崔譔释“形”为“新所受形也”,应理解为“形(型),新所(从)受形也”。意思是说,模型是器物新所从受形的(即器物最初的形状是模型赋予的),因而称模型为“形”。这是用的声训法。崔譔的看法是正确的。

的,可惜自晋唐以来,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。近人杨树达先生在《淮南证闻》中,虽曾提出“斲当读型”,但由于没有详加考证,因而也未能得到广泛的赞同。所以直到现在,人们对于“斲”作“磨刀石”解的旧说,仍然深信不疑(详见拙文《“新发于斲”解》,载《中国语文》1987年第3期)。

《庄子》是重要的先秦典籍;《庖丁解牛》是历代传诵的名篇,历来被选作大学和中学教材。像“斲”字这样的问题,一般人可以不求甚解,但对于从事有关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来说,是不可以绕着走的。

我举这个例子,是为了说明词义考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

词义考证工作,是训诂工作中的一项既重要又难做的工作。

说它重要,是因为如果不进行考证,古籍中的疑难问题就得不到解决,影响阅读和理解;如果不经过考证,旧注、教材和字典辞书中的误释就得不到纠正,致使谬种流传,造成严重后果。从积极的方面来说,考证的成果,可以给教学、科研、辞书编纂、古籍整理等工作提供可靠的材料和依据。

说它难做,是因为这是一种科学性很强的研究工作,对就是对,错就是错,全凭证据说话,来不得半点“想当然”,也来不得半点含糊。做这种工作,需要有深厚的功底,敏锐的眼光,还需要有科学的方法,正确的判断。这样的人才是很难得的。

本书的作者杨宝忠副教授,正是这种难得的人才。

早在读大学的时候,他就同古汉语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读了大量的古籍,并开始做《论衡》的校注工作,从而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。

后来,又做了著名学者黄绮先生的硕士研究生,专攻文字学,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专业领域。他在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,都有很深的造诣,尤擅考证。

他是一种学者型的教师,既善于教学,又善于科研,而且能够

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,使之互相促进,相得益彰。这部著作,可以说就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产物。

本书所考证的70多条词语,都是一些或是现行教材理解不确,或是字典辞书释义可商,或是古代学者注释欠当,或是当今学界见解不同的疑难词语。选择这样的词语作为考证的对象,既有学术价值,又有现实意义。

作者熟练地运用传统训诂学的理论和方法,对这些词语逐条地进行了词义和用法方面的考证。除了个别问题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外,绝大部分词语的考证是有理有据、很具说服力的。例如:认为“儿女子”不能解作“妇人小子”,而应理解为“妇道人家”;“精微”不能解作“精妙细微”,而应理解为同义复词;“两髦”不是“男子没到成人时,披着头发,下齐眉毛,分向两边梳着”,而是“古时男子为讨父母欢心而戴在头上的一种发饰”;《论衡·知实篇》的“众不见信”,不是“群众不相信”的意思,而是“终究不被相信”的意思;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“不义不暱”的“暱”,不应释为“黏”,而应释为“亲”;《荀子·劝学》“强自取柱”的“柱”,不是通“祝”,当“断”讲,而是名词用如动词,当“做支柱”讲;“草木畴生”的“畴”,不是通“俦”,当“同类”讲,而是通“稠”,当“丛”讲;“禽兽群焉”的“群焉”,不是“群居”之误,而是“群”用作动词。这些见解,都是十分精当而富于创造性的。

创造性的见解,需要有充分的材料为依据。本书的材料是十分丰富的,每举例证,往往都在十条以上。而且,有的例证是很有说服力的。例如说“强自取柱”的“柱”是名词用如动词,举《论衡·幸偶篇》“同之木也,或梁于宫,或柱于桥”为证;说“儿女子”不能解作“妇人小子”,举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“吕公曰:‘此非儿女子所知也。’”为证;说“众不见信”应理解为“终不见信”,举《文选·阮籍〈咏怀诗〉》注引作“终不见信”为证。这些例证,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

作者在进行论证的时候,有时还采用统计的方法。例如:统计

出《左传》全书“暱”字共出现 15 次，都作“亲近”或“亲近之人”解，无一例可训为“黏”的。以此证明将“不义不暱”的“暱”解作“黏”，与《左传》的字例不合。这也是很有说服力的。
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部经过刻苦钻研、辛勤积累、反复琢磨的成功之作，优秀之作。无论是对于古代汉语的教学及教材的编写和修订，对于古代汉语词汇和词义的研究，还是对于古籍的阅读和整理，对于字典辞书的编纂和修订，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这是一部开卷有益的好书。

目 录

一、序一	王 宁 (1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序二	谢质彬 (5)
----------	-----------

二、正文

1. 释“暍”	(1)
2. 释“如初”	(6)
3. 释“盟府”	(10)
4. 释“拱”	(14)
5. 释“载”、“戴”、“異”	(17)
6. 释“溜”、“雷”、“廂”	(20)
7. 释“固”	(23)
附:释“镇”	(28)
8. 释“嫉”	(31)
9. 释“讨”	(34)
10. 释“病”	(37)
11. 释“自今”	(40)
12. 释“存”	(44)
13. 释“者”	(48)
14. 释“益”	(53)
15. 释“介绍”	(57)
16. 释“过”	(60)
17. 释“摄”	(63)
18. 释“簫”	(66)
19. 释“施劳”	(72)

20. 释“默而识之”	(76)
21. 释“肱”、“股”、“股肱”	(79)
22. 释“愈”	(86)
附:释“愈(二)”	(88)
23. 释“加之”	(90)
24. 释“师旅”	(94)
25. 释“方”	(97)
26. 释“道”	(100)
27. 释“榷”	(103)
28. 释“时”	(108)
29. 释“丈人”	(111)
30. 释“洿(汙)”	(114)
31. 释“畜”	(119)
32. 释“園圃”	(122)
33. 释“抛”	(128)
34. 释“倾”、“辞”	(130)
35. 释“垂”	(135)
36. 释“听”、“唯”、“恣”	(138)
37. 释“疾”	(146)
38. 释“致”	(149)
39. 释“完”	(152)
40. 释“类”	(155)
41. 释“行义”	(161)
42. 释“捍”	(164)
43. 释“外事”	(168)
44. 释“静”	(170)
45. 释“两髦”	(174)
46. 释“锡”	(177)

47. 释“脩能”	(181)
48. 释“恕”	(185)
49. 释“行道”	(188)
50. 释“加”	(190)
51. 释“奉项婴头”	(194)
52. 释“略不世出”	(198)
53. 释“一二”	(202)
54. 释“决”	(205)
55. 释“从容”	(208)
56. 释“儿女子”	(211)
57. 释“便宜”	(214)
58. 释“精微”	(218)
59. 释“任”	(221)
60. 释“厚”	(225)
61. 释“请卖爵子”	(228)
62. 释“渐靡”	(232)
63. 释“顺”、“物”、“若”、“师用”、“而”	(235)
64. 释“罢弩”	(239)
65. 释“陵迟(夷)”	(243)
66. 释“发愤”	(248)
67. 释“论”	(252)
68. 释“居”、“饶”	(257)
69. 释“更”	(260)
70. 释“说”	(262)
71. 释“捐瘠”	(264)
72. 释“众”	(268)
73. 释“神”	(271)
74. 释“一体”	(275)

75. 释“奖率”	(278)
76. 释“鄙”	(281)
三、《古代汉语·文选》疑义举例	(285)
四、附录	
(一)主要参考书目	(319)
(二)《古代汉语·文选》词义研究论文索引	(323)
五、后记	(357)

释“暱”

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：“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‘可矣。厚将得众。’公曰：‘不义不暱，厚将崩。’”王力先生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原本（1962年版）注：“〔不义不暱〕，不义，指不义于君；不暱，指不亲于兄。暱，亲近。”修订本（1981年版）注：“〔不义不暱〕，这句是说，段既然不义，就不能笼住民心，……暱，通黏，黏。这里指能团结人。”

“不义不暱”，杜预注：“不义于君，不亲于兄。”陆德明《释文》：“暱，女乙反，亲也。”此为《古代汉语》原本注释所本。《说文·黍部》：“黏，黏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不义不黏。’黏，黏或从刃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《隐元年左传》文，今《左传》作暱，……按许所据《左传》作黏为长。黏与暱音义皆相近。”此盖为修订本注释所本。原本从杜注，以“不义不暱”为并列关系，修订本以为条件关系，修订本义长。原本训“暱”为亲近，修订本谓“暱，通黏”，训为黏，谓“这里指能团结人”，译为“笼住民心”，原本义长。“暱”字说解，修订本不如原本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一，原本依字作解，不破字；修订本以“暱”为“黏”的假借字，破字。二，修订本既谓“暱”通“黏”，训为“黏”，又因文意训为“能团结人”，译为“能笼住民心”，说解有迂曲之嫌。三，修订本注释中“团结人”、“笼住民心”，“人”或“民心”非原文所有，此为增字解经。四，《左传》“暱”字多见，无“黏”字，而且《左传》中“暱”字皆可依字作解，不能读为“黏”，修订本谓“暱”通“黏”，与《左传》字例不合。五，古书“暱”字无读为“黏”者，“黏”字

无用为“团结”、“笼住”义者，修订本说解于古无征。《说文》引经，有证字义者，有证字形者，“黏”字下引《春秋传》“不义不黏”，意在证形，而非证义。《走部》：“赳，动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盟于赳。’”引文见《左传·桓公十七年》，“赳”字于《左传》用为地名，义与“动”无关，是其例。“黏”下引《春秋传》，谓此字见于《春秋传》，并非以为“不义不黏”中“黏”字训“黏”。《说文》“黏”下说解，不足以作为“暱”读若“黏”、训黏之依据，相反，《说文》所引“不义不黏”，“黏”字当依今本《左传》读作“暱”。《周礼·考工记·弓人》：“凡昵之类不能方。”郑玄注：“郑司农云：‘谓胶善戾。’故书昵或作機。杜子春云：‘機，读为不义不昵之昵。’或为黏。黏也。”杜子春所见《左传》作“昵”，“昵”即“暱”字之或体。

“暱”字当依原本注释，训为“亲近”。《说文·日部》：“暱，日近也。昵，或从昵作。”“暱”字本为日近之义，引申之，则为亲近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暱，近也。”郭璞注：“亲近也。”孙炎注：“亲之近也。”舍人注：“戚之近也。”《左传》中“暱”字均用其引申义。用例如下：

1.《隐公元年》：“不义不暱，厚将崩。”杜预注：“不义于君，不亲于兄。”陆德明《释文》：“暱，亲也。”

2.《僖公二年》：“官之奇之为人也，懦而不能强谏，且少长于君，君暱之。虽谏，将不听。”杜注：“亲而狎之，必轻其言。”

3.《僖公二十四年》：“庸勋亲亲，暱近尊贤。”杜注：“暱，亲也。”孔颖达疏：“亲、暱、尊，是爱敬之辞也。”

4.《成公十三年》：“诸侯备闻此言，斯是用痛心疾首，暱就寡人。”杜注：“暱，亲也。”

5.《襄公二年》：“若背之，是弃力与言，其谁暱我？”《释文》：“暱，本又作昵。”疏：“今若背之，弃其助郑之力与盟誓之言，他人其谁肯亲我乎？”

6.《襄公二十五年》：“君昏不能匡，危不能救，死不能死，而知匿其暱，其谁纳之。”杜注：“暱，亲也。”

字或作“昵”：

7.《昭公十六年》：“赋不出郑志，皆昵燕好也。”杜注：“昵，亲也。赋不出其国，以示亲好。”

8.又《二十五年》：“君若以社稷之故，私降昵宴，群臣弗敢知。”杜注：“昵，近也。降昵宴，谓损亲近声乐饮食之事。”“昵宴”，《说文》“暱”字下引作“暱燕”。

或言“亲暱”、“亲昵”，“亲”、“暱(昵)”连用为同义复词：

9.《闵公元年》：“诸夏亲暱，不可弃也。”杜注：“诸夏，中国也。暱，近也。”疏：“诸夏之国，皆亲近之人，不可遗弃也。”

10.《成公二年》：“其死亡者，皆亲暱也。”

11.又：“所以敬亲暱、禁淫慝也。”

12.《襄公十四年》：“士有朋友，庶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暱。”

13.《哀公二十年》：“三年之丧，亲暱之极也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暱，女乙反。”

14.《昭公三十二年》：“我一二亲昵甥舅，不皇启处，于今十年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昵，女乙反。”

或言“私暱”，义同“亲暱”。

15.《襄公二十五年》：“若为已死而为己亡，非其私暱，谁敢任之。”杜注：“私暱，所亲爱也。非所亲爱，无为当其祸。”

《左传》一书，“暱”字一共出现了15次，用作动词，义同亲近；用作名词，义为亲近之人。皆由“日近”之义而引申，无一读作“黏”、训为“黏”者。

《国语》与《左传》相传均为左丘明所作，《国语》中的“暱”字用法与《左传》相同，^①《鲁语下》：“不能令于国而恃诸侯，诸侯其谁暱之？”韦昭注：“暱，亲也。”《晋语六》：“大其私暱，而益妇人田。”注：“暱，近也。”《楚语下》：“合其嘉好，结其亲暱。”“亲暱”同义连文，“暱”亦亲也。“暱”字在《国语》中用为“亲近”之义，亦无通“黏”训